

銳評

方靖之

中央全力馳援香港，令到香港防疫抗疫露出曙光。第五波疫情令香港左支右絀，一個主要問題是香港的防疫資源不足、檢測能力不足、隔離能力不足、前線醫療人手不足，面對兇猛的第五波疫情，醫療系統很快便出現飽和，在迎擊疫情上處處捱打。

「三軍未動，糧草先行」，坊間對特區政府抗疫有不同建議，但前提是政府必須擁有充足的防疫資源和人才可以實施，現在中央表明對香港無條件支持，基本已做到有求必應，將可大大提升香港的防疫能力，逐步扭轉防疫劣勢。

當然，與前四波疫情不同，第五波的傳播性、隱匿性、誤導性更大，期望中央

掃除政治雜音 堅定抗疫決心

出手就可以在短時間內平復疫情是不切實際，遏止疫情之路仍然漫長。但現時香港防疫最大風險，並不在於防疫策略，也不在於資源，而在於一些唯恐天下不亂的人、一些別有用心之政治勢力、一些缺乏操守的西方媒體，不斷拿香港防疫說事，將防疫「政治化」，煽動市民干預、破壞防疫，甚至鼓動感染者到處「播毒」，更出現「黑暴」分子焚燒檢測站的惡行。

西方從沒助港一分一毫

顯然，反中亂港勢力正企圖利用第五波疫情發動新一輪政治鬥爭，目的是要阻撓防疫工作，令香港疫情全面失控，繼而打擊特區政府。「以疫謀亂」正是香港防疫當前最大風險。

防疫關係廣大市民的人身安全，關係香港整體利益，不論持何種政治立場，理應同心協力遏止疫情。但在香港，總有一些人、一些政治勢力，早已「政治鬥爭上腦」，被政治蒙蔽了人性和良知，兩年來不但對於政府的防疫工作不合作，更想方設法的拖後腿，甚至連中央施以援手也被他們無理抹黑。

日前政務司司長李家超率團到深圳出席第二次內地與香港新冠肺炎疫情專題交流會，在會上中央對於香港的需求都是無條件的接納和支持，要資源有資源、要人手有人手、要保障民生用品全力保障，香港需要的中央都滿足，這體現的是中央對香港的關顧和愛護，體現兩地血濃於水的親情。亂港勢力一向視西方為「救生水泡」，有事就去外國「哭秦庭」，但在疫情期間，西方有沒有支援過香港一分一毫？沒有，反而在落井下石，繼續肆無忌憚的干預港事，繼續在香港宣傳他們「與病毒共存」的一套。

「父母之愛子，則為之計深遠」，中央支持香港「動態清零」，當然知道不容易，但出發點是為了廣大市民安危，為了香港的長遠發展，而西方不過是利用香港，自然不會考慮香港的存亡。但諷刺的是，一些打手及西方媒體，竟然反過來將中央支援香港上綱上線，聲稱什麼「中央全面治港」、「抗疫將『一國一制』」；連特區政府感謝中央的話，也被這些人指「為了感謝中央」、「不顧香港人死活」云云。也有一些西方媒體不斷攻擊香港的「動態

清零」政策，並威脅外國企業「將全面撤出香港」云云。全世界防疫恐怕沒有一處地方如香港一樣，會面對這麼多政治雜音，面對各種有政治目的攻擊，甚至演變成一場「防疫輿論戰」。在香港防疫十萬火急之時，一些人仍在將防疫「政治化」，正說明香港防疫之難，也說明反中亂港勢力禍港之心不息。

當然，這些抹黑、「政治化」言論根本不值一駁，中央支援香港防疫，是社會各界所期盼，過去每當香港遇到困難之時，中央都會第一時間伸出援手助香港渡過難關，何來「中央全面治港」、「一國一制」？恰恰相反，這正反映了「一國兩制」的優勢，全世界有多少國家希望中國援助？而且，中央向香港提供支持，是因為特區政府提出請求。香港現在有國家馳援，反而被扯上什麼「全面治港」，完全是莫名其妙，更暴露這些人的陰暗心態。

至於「動態清零」的爭論也是沒有必要，不論是哪套策略，重中之重都是控制疫情、救治傷亡，這不是策略的選擇，而是人性良知的選擇，一些西方媒體以經濟為由鼓吹「與病毒共存」，罔顧幼童、長

者染疫的高風險，已經被政治凌駕了理智，完全不需要理會。

依法嚴懲蠱惑人心者

最令人不齒的，是一班「黃毒上腦」的亂港分子，不但阻撓防疫，更公然教唆網民到處「播毒」，有人為了令香港「與病毒共存」，竟然煽動感染者在街上到處傳播病毒，令更多市民感染，從而令政府難以遏止疫情，最終被迫「與病毒共存」；有「黑暴」分子甚至對有大量人群聚集的檢測站放火，大叫「香港人反抗」，罔顧現場市民的安危，目的同樣是要破壞香港防疫。

然而，他們破壞了防疫，令疫情難以遏止，得到的是什麼？不過是數以萬計市民染疫，大批市民因此死亡，長者及幼童更是首當其衝。請問他們反抗了什麼？是否為了政治目的，就可以犧牲廣大市民安危？這些人已經失去了人的良知，沒有了「一點人的氣味」。對於這些人，講道理是浪費時間，依法追究依法嚴懲是唯一辦法，不要讓這些歪論繼續在社會散播，影響當前上下一心心的防疫決心。 資深評論員

提升防疫成效的10點建議



議論 風生 周奕希

面對來勢洶洶的第五波疫情，香港如何應對這場戰爭，值得社會人士深入討論，出謀獻策。香港不缺錢、不缺專業知識、不缺設施。但從早前葵涌邨圍封部分樓宇多天，到多區樓宇強檢所出現的混亂情境，可以看出香港目前最缺的，是統籌協調以及高效的執行能力。

早前當變種病毒在歐美各國流行時，有學者專家已提醒第五波疫情將會襲港，但從結果來看，我們未有作最壞打算和做好危機管理。事到如今，香港只能繼續戰鬥下去。

設立防疫總指揮部

1.非常時期要用非常手段。特區政府應該重整防疫指揮部，由特首親自任總指揮。全體政府部門全面參與防疫行動，不分你我，更不能各自為政，工作目標一致就是防疫。

地區層面，由民政事務專員出任分區指揮，各地區的政府部門由專員指揮工作。另外，地區民政事務處和社會福利署應集合起社區組織和政黨的義工，提供各方面的後勤支援服務。義工是一股強大的力量，只要有好的指揮，加上簡單的培訓，就足以是政府部門堅實的後盾。

2.調派各部門的公務員參與實際防疫前線工作，增加人手加強工作的統籌、協調、支援。

3.在已停課的學校設立臨時的疫苗接種中心。提供更方便、快捷的接種途徑給居民。希望短期內大幅度增加第一、第二及第三劑疫苗接種的數字，早日達到九成市民已接種三劑疫苗的目標。

4.在所有公共屋邨辦事處提供及接收深喉唾液樣本樽。不再讓有潛在病毒風險的市民四處頻撲及長時間輪候。公共屋邨辦事處更應加強服務，配合防疫行動，支援基層居民。

5.在已暫停開放的康文署戶外康樂營、室內體育館、運動場、足球場設立臨時的隔離中心，以及使用仍未入伙的屋宇單位作為隔離用途，以盡快接走社區居家隔離的市民。香港大部分家庭居住環境擠迫，根本上不可用作居家隔離。居家隔離只是一種「困獸鬥」，增加患病傳染。

6.指定全部公私營電台、電視台每日必須

配合政府防疫行動，有如颱風時的安排，定時廣播有關信息，予受影響的居民掌握政府行動的安排及正確的資訊。政府也可設立指定的社交媒體發放正確信息。

7.使用可攜式的流動裝置，包括手提電腦、5G傳輸技術，上門到戶為強檢的居民做檢測，盡量減少居民，特別是弱者在戶外輪候排隊。

8.在疫情進一步惡化時，必須進行大規模的排查。大半的香港市民居住於公營房屋及私人屋苑，政府可安排逐個屋邨、屋苑圍封進行小區排查。

9.統一發放政府專家意見。疫情至今，不少政府的專家顧問經常在媒體發放個人意見，但這些意見有時是不成熟的，有時又互相對立，使市民大眾產生不必要的恐慌和不安。更甚者是令少數市民質疑政府的防疫工作。政府應理順專家顧問發表意見的渠道。

10.疫情發展至今已至極嚴峻時刻，市民恐慌不安。每日的記者招待會，應由局長親自主持，表達政府強烈重視及領導防疫行動，以及統一各部門立場及口徑。

要做到「全民皆兵」

防疫行動不是個別部門的事。當局必須調動所有政府資源全面投入，有人出人、有車出車、有設施出設施。只要做好防感染訓練、防感染控制，大量的人手、交通運輸工具、設施便可即時投入防疫工作。

回想在葵涌邨圍封時，與其去等待新的私人承辦商來處理，其實可安排食環署派員清理垃圾，不要讓垃圾堆積；亦可用簡便的通信，如電話短訊、電台廣播，甚至用大聲公（手提擴音器）向居民傳遞信息。

為早日遏止疫情，必須整個社會配合。政府部門當然要擔重，但政府資助機構也應參與，就如長者中心或青少年中心的社工及職員可協助長者及青少年接種疫苗，並可提供支援予有隔離人士的家庭。

坦白而言，如果我們沒有一部執行能力強勁的行政機器，實難以配合落實及做好中央援港的防疫工作。「全民皆兵」的防疫工作實有賴正確的領導。

最後，謹向過去兩年，為香港防疫勞苦的公私營機構員工、醫護、保安清潔的從業員致以崇高敬意。

原區域市政局副主席、原葵青區議會主席

為兒童提供外展接種服務

新聞背後 卓銘

第五波疫情未見峰值，對兒童群體已呈現出前所未有的威脅。繼早前一名4歲男童因染疫猝死，日前再有一名3歲女童須轉到深切治療部，情況危殆。衛生署衛生防護中心傳染病處主任張竹君更指出，目前4歲或以下的患者佔4%。

疫苗可預防疾病科學委員會主席、港大兒童及青少年科學系講座教授劉宇峰昨日總結兒童較易出現重症的三大原因，包括未接種疫苗、上呼吸道感染較窄，以及減少上學和外出，未能接觸流行病毒而令免疫力變差。

政府日前容許3歲兒童接種科興疫苗，這在一定程度上算是解決了其中一個重症成因。但在常規免疫力方面，全港學校暫停面授課至下月6日，那就意味學童在接下來一段時間中，仍然處於抵抗力較低的狀態。何況到了3月6日，本港疫情又是否已經受

控？相信所有人都說不準，再次延長停課的可能性仍然相當高，屆時兒童群體就要繼續長時間暴露在感染新冠和出現重症的風險之中。

政府在思考下一步防疫政策時，必須考慮到兒童群體面對的風險和因而對整體社會衍生的影響。在兒童接種疫苗方面，只降低年齡資格是不夠的。政府於去年11月宣布將疫苗接種年齡下調至5歲，但根據最新的疫苗接種情況，5至11歲已打第一針人口只有約3萬人，佔該年齡組別不足8%，也是其他所有年齡組別中最少。至於接種了第二針的人數更出現斷崖式下滑，僅有173人。

有關數據說明了幾件事，第一是兒童接種人數嚴重不足，第二是即便打了一針，願意繼續打第二針的是極端少數，連論第二針。這或多或少反映了現時家長對疫苗的不信任，政府有必要對此進行針對性的推廣，用科學數據向家長清楚解釋，兒童是患上

重症的高危群體，不接種的風險比接種的風險更高。

另一方面，與其被動等待家長帶領兒童到社區中心或診所打針，不如利用外展接種服務，主動為學童提供接種服務。除了上述提到的信任問題，兒童接種率不足的原因還有家長事忙而難以為子女預約等因素，這時外展接種就能免除這些麻煩。教育局已表示會在兩周內為5至6間學校安排外展接種服務，但對於全港兒童來說還是太少了，當局必須動員或提供誘因令更多學校參與。

兒童群體的大規模染疫不單是公共衛生問題，還會連帶影響到教育以至長遠的社會發展，假如第五波疫情造成數以萬計的死亡，4%的兒童，對社會來說已是難以承受的代價。當香港的未來正以如此具體的形式受到威脅，作為一名香港市民，我們還能無動於衷，在「清零」與「共存」之間猶豫不決嗎？

團結動員全社會力量

有話要說 周厚立

日前政務司司長李家超在深圳出席第二次內地與香港新冠肺炎疫情專題交流會，李家超在會見記者時表示，特區政府在會上提出五方面請求協助，包括請求內地專家協助香港進行病理排查及分析工作；提升香港檢測能力；協助建設檢疫及隔離設施；提供快速抗原測試套裝，並提供病床和防疫設施的傢俱、口罩、保護裝備等防疫物資供應。

會議決定，中央有關部門和廣東省將根據特區政府提出的具體需求，派遣專家組赴港協助工作，向香港派遣核酸檢測人員，援建社區隔離及治療設施，提供快速抗原測試包等醫療物資，保障鮮活食品、蔬菜和其他生活必需品供港。會議還決定，雙方成立若干工作小組對接落實相關工作。

12日的交流會分析了當前香港疫情形勢，認為新冠病毒特別是Omicron變異株仍在香港社區快速蔓延，確診病例持續大量增加，醫療系統承受重壓，疫情尚未見頂。在此形勢下，更需要有關各方增強風險意識，充分發揮「一國兩制」制度優勢，弘揚偉大防疫精神，團結動員全社會力量，調動各方面資源，以更堅定的意志、更廣泛的共識、更有力的措施，齊心抗疫。

目前香港多間醫院及護理院爆發，急症室及隔離設施壓力沉重，感染者出現病徵，也只能在家呆等，未獲安排入院，家人鄰舍憂心不已。檢測方面，除了多區檢測站大排長龍，增加市民交叉感染風險外，政府即將派發的快速檢測包也缺乏相關配套措施，如快速檢測為陽性後應該怎麼辦，言人人殊，公眾無所適從。香港疫情幾近失控，一些香港市民失去

防疫鬥志，對未來不知如何是好。

正值此危難時刻，廣州新聞辦上周五在官方微信率先宣布，廣東醫療團隊已經抵達香港。新聞辦形容粵港唇齒相依，「同聲同氣」，有困難必支援。特區政府在中央協助下，可望大幅增強檢測能力，更快找出隱形患者，以遏制疫情繼續惡化。在中央相助下，香港亦有望快速建立更多臨時隔離措施，即如以前的「方艙醫院」。

過往香港遇到的困難，在中央的支持下都成功渡過了。中央支援本港防疫，充分體現了香港與內地血濃於水的親情。香港要徹底摒棄「與病毒共存」的錯誤觀念，堅定防疫信心。只要特區政府及社會各界積極作為，迎難而上，就一定能萬眾一心，打贏這場硬仗。

港區全國政協委員、香港潮屬社團總會會長

是誰鉗住了香港專業資源分配的喉嚨？



焦點評論 吳志斌

早前有媒體曝光了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UGC）背後錯綜複雜的「總獨」亂象。眾所周知，作為一個非法的諮詢組織，教資會坐擁約千億公帑分配的審批者，八所公立大學要向政府申請專門的研究經費，其研究計劃必須先徵詢教資會（其下屬專設了一個負責審批研究經費的資助局）的意見。如此令人望而生畏，關係成十上萬人「飯碗」的專業機構，卻疑被外部勢力盤踞滲透，屢次以學術之名，資助反中亂港項目，甚至利用公帑在高等院校建立所謂的「自治政體」數據庫。

根據媒體調查揭發，現時任職教育大學香港研究學院副總監、美國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CSIS）夥伴雜誌《外交家》專

欄作者的方志恆，便是近年來「港獨」勢力的「衝鋒陷陣者」。他曾經與民主黨創黨主席李柱銘、前「香港眾志」秘書長黃之鋒等一同接受《美國之音》的採訪，叫囂「中國因素直接或是間接催生了香港的本土意識和『本土主義』」。作為主張香港「自決革新論」的主謀，他更是認為，「唯有高揚本土價值及堅持『政治抗爭』才能保障高度自治的高度性和永續性。」

學術界盲目追隨美式標準

就是這麼一個「賣國不為恥，亂港以為榮」的偽學者，在2016年至2020年度，共從教資會獲得了高達586萬元研究經費。例如，在2016年至2018年度，其獲批准的研究項目「應用開放預算調查方法：香港、澳門和台灣的比較研究（Application of Open Budget Survey Methodology: A Comparative Study of Hong Kong, Macao and Taiwan）」得到特區政府撥款442700元，該研究後期的產出文章利用美國智庫建立的「開放預算調查」來進行研究，高度讚揚台灣在民主與預算開放程度均高過香港及澳門云云。

在2019年至2020年，方志恆又獲得了一筆近百萬元的撥款，進行了名為「比較自治政體：探索新的比較政治數據集（Comparative Territorial Autonomies: Exploring A New Comparative Politics Dataset）」的項目，肆意鼓吹「獨立」的政治意義和學術價值，並試圖聯結世界其他意求「本土自治」的地區學者。

方志恆拿特區政府的錢，為美國意識形態賣命，可謂「食碗面，反碗底」。一方面，我們必須意識到，方志恆之所以可以投教資會之所「好」，其背後的主要原因是九七回歸之後的香港，在思想上和價值觀上並沒有完成徹底的「去殖民化」。無論是政府還是這些掌管專業資源分配的

諮詢組織，都迷信「外國的月亮較圓」，盲目崇拜外國學者的權威，甚至「不分青紅皂白」地追隨美式標準，這就造成在社會科學的研究領域，為反華勢力滲透決策和撥款審批方面，打開了一個缺口。

另一方面，此次事件絕不是單一個案。據掌握的相關資料來看，在2019年黑暴爆發之前，社會福利界曾獲百多億元的撥款，然而，部分社福界人士同時又利用「專業社工」的身份，企圖「攪炒」香港，組織罷工行動，阻礙國安法實施，公然抹黑特區政府和香港警隊。這讓筆者不禁追問，香港專業資源的分配，到底是被誰鉗住了喉嚨，又應該是誰來參與和負責特區政府的專業判斷和決策？

建立專業評判標準

無論是教資會還是社福界，這些委員會、組織機構掌握了香港大量的社會資源，直接關係着香港的民生問題、民心福祉與

社會發展的，他們理應是愛國愛港的中堅力量，也應該成為治港者的後備人才和專業補充。光是有專業素養，不過是一把「好使的槍」，但沒有走對的路，沒有堅定的愛國愛港的信念，這把「槍」則容易被他人操縱。

香港國安法穩定了大局，是夯實了香港由亂到治、由治及興的基礎，但是在香港社會的各行各业，亂港勢力餘毒猶在，他們或躲在暗處，或以更為隱秘的方式來進行其原有的活動和計劃。「千里之堤，潰於蟻穴。」這些以專業、學術、服務為名的組織，難道不應該及時地抖一抖「灰」？讓權力走在陽光下，除了要有專業的評判標準，更要讓香港的資源分配牢牢地掌握在愛國愛港的治港者手上，唯有如此，香港的資源交換和社會結構才會健康有序、和諧穩定。

中國僑聯委員、香港安徽聯誼總會常務副會長